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在朝嘉平十四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雍虞集伯生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聲震河
 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摠諸
 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
 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
 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
 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
 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
 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自至慶元年

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一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

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聞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某辭不獲則對曰昔嘗泰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

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二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璫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璫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璫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璫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璫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

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壇壘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壇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蓰然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

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体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莒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壞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

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人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八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奔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

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駟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趨王王還戀反迎刺之應手頓墮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道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

奇焉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
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
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岡山之東王奪其
戰艦八十俘載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
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專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整敵之名也於是
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
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
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
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桎臣之罪而詰
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
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
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

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
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
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是與第廣王昺南奔
既立是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
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
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
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
旣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憤恨也由
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
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
帶又辭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濱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
苟以劔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
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劔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旣拜賜又諭

之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貳從
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
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
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
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
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
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
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
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
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肉附十
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
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
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号

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
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
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
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
官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二使招
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
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
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襲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
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巖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
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
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其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
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
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蠅伏

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孤弩火石交作頃刻迸破七舟
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
北突吾軍而遁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
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
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王以瘴癘疾作矣
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
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
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
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
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劔與
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
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二上聞之震悼詔京
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

附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
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爲最張
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等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
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
自是敷歷臺省二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
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
辯捷出勇畧絕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材已不以爲慮尚氣節
敦信義與人交父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
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
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
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
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悟

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祭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吾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官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

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旣者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予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旣歿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丞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

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旣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之談笑畢渡水顛艸復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銑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閣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畧報不踰辰往臨啟都雷騰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請更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桎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庭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劔名甲副之扶瘴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壑存

其餘幾王言三進求訖炎紀橫梁賦詩波濤不驚歷產勒銘表于鯢鱣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烏佩圭盛服在躬維茲亳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焘高淳熟感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阡陌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頌我藝黍稷亦有稻杭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笳簫鑿鑿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忤昔我父祖荷戈執爨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挾其要邃深蔽虧群讒切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

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適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渠々天難諶斯
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々亦惟世
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二
其居侃々其容字于一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々視此無斃
匪亮是私國有恒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河南
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二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揚
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
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師父之除承
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

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
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敵論
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畜
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
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
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
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採鮮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鉄治弗治
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
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
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
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
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耻之閑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
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南勇去庶不及難曰山南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然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更請盡辟知名清彊吏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交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

歌竹山人卒於官二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宋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大夫僉秦禧宗禪院事從德

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刑師雍其三天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脩 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之曰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瘴蠹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夫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睽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之潤潭拍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真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黨家原既莫知其處塋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奈何忍使邈焉埋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

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貲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第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

而後入祖父嘗泚利被寢席手掬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
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居衣服飲食雖
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蓋少寬
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
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
過其友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
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
錄讎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筭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既而
歎曰爲成書父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
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
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醜有闕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
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旣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
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

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
劉從道賈致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
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
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
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
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
爲兆塋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
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
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
猶有所不爲君柰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
以賄敗某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
中書掾中書掾見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于職不變不退後
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

部主事皆與集為同朝集為國子師時天爵為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為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遙甯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堂廣以衰斧形馬鬣萃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寧氣來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任朝景十五

雍虞集伯生

碑銘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塋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更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閏中梓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

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晷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惟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之心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 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之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生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其中書省以聞 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饑且下今日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石又減五十千至

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搏節非爲已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 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富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

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
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
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
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為真
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
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為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
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
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
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
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公無敢
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
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責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
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為姦利不法者能為明

其誑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
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
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
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
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
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為檢
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取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
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首能卻時
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
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弟之
誣其兄奪其官者摠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
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
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

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
卿將相舉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
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
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
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
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
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謁
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
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
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
相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
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真定
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

以國子高弟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長以禮能不
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次適張蒙次適承
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於是公之年
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
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
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譽、舒、何行
弗藏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
卑忘行四命于朝弥光以高頌、和、城、興、王、掖、理、控、制、朝、易、
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
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決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日爾
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鈕
安易撓我除其會以哺以縉幙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

見用駁之而疾不瘳炎之弗趨寂之弗變當爲而爲當辨斯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蒲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官成勛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燾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築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翁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揚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

之而高公薦之元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出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縣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弥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

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 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磨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表意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筆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饒苛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二世矣而風致猶故鄉白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

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二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薨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寫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十世益及我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 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具爲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

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
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
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撥拾偏駁欺世之悖文孰爲
雄江漢之東浩々不窮補苴弥縫嘻々粗工有餘而藏不足
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
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墓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闕中
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
常奉喪北歸至於光墓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
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
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諭淮設

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死在新息坦途千里
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
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旣蓋有宋
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
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
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爲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
信夫千古之謚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
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
光人撥茶山中以爲飲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
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
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象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
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
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墓至于今久矣昔爲

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樽乎茲際豈直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瞻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聞人諸第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

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

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太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滄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齒首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大鹵楊震身學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員外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

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
大德二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
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
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
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閔民事者可書以傳焉
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挈其人萬家無所詣愬
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
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解公扶而奪
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爲吏者縱欲以求獲民
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且實由貧殘迫之
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
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朝廷以內附
旣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

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
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
爲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
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惟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
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與奪
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扭安豢寧知官府不敗
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
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旣又以報告大家者
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民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
物色蹤跡遠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
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
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
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

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備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嗾舟師妻訟商殺其夫莫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誅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皆無筭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家二家徹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灤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一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谷刺罕公之爲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

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戶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又矣一摠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天行之麓有神磨山者泉石幽勝公旣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散於世故視神磨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二娶彭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用公蔭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壘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壘屯川者自公始後幾年爲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銘曰

神麀之陽溢流洋洋有燁焉宗世為之望望之擬人有梓有
祀桓之勤農侃之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均以究
其成善止弗踰亦未期蓋有綾瓊纓臨溢以縈軒之乘車沒
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
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國史虞某曰北邙之
北有重岡蜿蜒墮為袁平曰杜村之原者古溝四周漲潦溢
流注合于灑南溝之渚渟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
祭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
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宅是奧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
為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
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為兆域雖存世

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安先靈也既卜地塋西以塋
大父而別立石以表故塋未果先人歿附塋大父之次自有
誌太史其為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
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京君諱德全平陽君諱
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
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為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
且厚於此可見故為之銘曰

北邙之壘之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孰無故先徙死不還
兮言遭變遷既薨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
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平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為國子助教時某後至與先生為同官先生所
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懃歎有程方

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
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暉故翰林李士元公
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
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
子素好立竒行自表樹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
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
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
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諷以爲
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
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
元公皆以文孝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
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
已去出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爲同朝集

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
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
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
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
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
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河木曾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
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孝休
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孝詩父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
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孝乎先生歿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
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鬻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
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穎間讀書二年而後
歸爲郡李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孝者從之常以百教稍遷廣
平李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

除臨胸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
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
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
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
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
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以好文也女適王
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
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
好岩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爲山日對之吟
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
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先生之容嶽乎山嶽之蒼々先
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決々用位不多歛而歸藏子以文興于
先有光我表西林永世不忘

公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在朝集十六

雍 虞 集 伯生

碑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以朶兒只中丞爲帖木迭而所攝害命昭雪
之三年月日特贈忠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
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
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
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
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款願於法得立碑
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
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
首而言曰朶兒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

始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而為丞相
踰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與聖左右
至為折辱宰相執制中書議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
穢滋其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於是蕭拜任自御史中丞
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梁而只蒲御史拜
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時
宰相使大奴督留守出之乃強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
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
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相所愛
張弼賕鉅萬 大奴猶數干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
御史亦筆具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天子震怒有 詔逮

問時宰臣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 天子為不御酒飲者
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
之急與聖左右以 中旨召中丞至官門責以違旨意者對
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
子仁孝恐誠出 太后意不忍重傷涕之徒罷其相而中丞
亦遷集賢 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
聞所念者迭木帖而雖去君側反得為 東宮師傅在 太
子左右恐傳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棄群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迭木帖而復為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
蕭拜任梁而只至微政院與微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
哈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惟不即
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為

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爲是犬
彘事耶坐客皆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遂稱旨執而載諸
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
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既
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又亦覓其
所譖毀皆先帝舊臣盛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自有
天灾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
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揚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
帖而諸子列在禁近威嚴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
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嘗謂不當枉抑
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揚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聽之
迭木帖而之子相繼以賊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洽
之歲不遑暇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
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魯若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銳法度修飾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
而一迭木帖而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
人共憤又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
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被奇數亦非常之材也采
方其盛時官寺固結於內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
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
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
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而只者臣敢不叙次以塞明詔
之萬一謹按公名朶而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
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蓋忠

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訥亂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勸以勲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 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一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岩剌罕定議迎 武宗于北藩 仁宗還京師譏察禁衛密致警戒

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 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為大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 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已子家久休之循二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 武宗聞其賢召見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 上顧視之曰然然

終不及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 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 上

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林孟以公為第一 上是之拜

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

又鑄錢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

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指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

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

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 上以宣徽膳用不會曠

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 上怒其非所當言將

誅之張公廷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 上曰誅告

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筆臣又矣張珪真中丞也 上喜

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 上宴聞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

過則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諸
言與矣類上知公深諳不得行未盡八閏月拜資德大夫
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問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
也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問罷江東西奉使韓來不
稱職權臣匿其姦莫不問公劾而杖之韓來愧死御史納璘
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
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
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伺令稍非
材恒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
者然以言事得左遷然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陛下言者
不得請數日上請直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
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自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
直焉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

書論 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
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
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
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實時位一品者多乘間
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者言之可得也公
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且我爲之
何以調勸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
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
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
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異人
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然亦
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
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

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懼歸忠顏色不變凜二乎
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
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陲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
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絕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靈球
歌太平躬爲孝恭以事神毋敢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闢其災
不驢以呻投噉膠錘竊秉大均天子曰嘻誠有德猶彼爲
無思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侃紀危以折其觴
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押不防兄稽我天討國有大故結其
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莫風起百
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爲凶殘違郵有君君子可殺
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聖明明天子別于奸忠敷言
萬方大道爲公至祭極極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

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太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範金爲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
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墓則有下窆之
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跌首丈尺之異以
別等衰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
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
年春榮祿大夫買問來告曰昔我先世曾孫高昌未內附以
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
事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
於故國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
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
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祿萬一歲月逾邁大

懼湮沒今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某嘗聞之故事
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
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皇太子
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日獨署
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
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于群臣者不得也

仁宗皇帝既平內難

武宗皇帝即位立仁宗爲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
勅則買問也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嘆以爲不可及焉國
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
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群臣得推恩先世
者五等之爵視秩爲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
于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擬授焉而買問

之父月魯哥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授以
爲請嗚呼不亦盛乎故諸其客傳溥所爲行狀蓋達即孛生
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問也延祐二年達即孛贈
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蓋康武夫人追封
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蓋安
定夫人茶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
封涼國公蓋安億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元宗正府也
可扎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蓋
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蓋曰莊肅夫人
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且詔京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
則請列叙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

太祖皇帝時、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得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幼穉之年、出入幃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夢、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闌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徃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置屬成、在酒行、或醉失顏色、以康武執法為監、毋敢譏安、信之當

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出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五百帛、以重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裕宗皇帝為皇太子、慎擇輔翼、王金帛者、於職為要、以其廉

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願起兵內嚮、

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世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為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

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在行、嘗出所御服賜之、

世皇負矣、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

遠邇畢集、搃伏姦慝、必資集擊、命為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

錢六千五百緡、又以京南之地、外接海島、關船五、而聖勇交

關、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為泉州市舶使、且會閩海

省事、以重之不拜、太宗下者、國族之事、雖焉或得罪、蒞其刑

罰、蓋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為大宗

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又有鷹房、數百人、蓋

裕皇儲、即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

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
籍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
毆擊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兩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
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
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
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買閭也自事

仁廟於東宮居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虞衡之
事無不掌焉 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
御史無不吾焉及 仁廟登極凡留守太監利用宗正功
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
命之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
寺者 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產以資之豐贍無兼
特命以爲都總管 仁廟賓天奉 神御於寺中至今道

焉

仁廟嘗奇其材命爲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

卷朝誦莫惟未嘗云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

失思孛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統之

能時人以爲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閭而始發自買

閭之際適至先王之封蓋隆豈不顯哉我 國家啓自龍漠

誕受天命鋒旌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

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

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爲爪牙侍帷幄以爲心腹推至誠以待

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懽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

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分布行列語言文字

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

學序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爲銘曰
於皇

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翼亦以振德孰
非吾臣而不責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如薄酬不究臣發
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
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在我左右察其有文以効
職守勉眷高昌愆故鄉雖不及生往追以王寵乎冥升故
此異教在爾孫子寔受其祚於維
仁皇風馬雲車顧瞻
下土統宇渠一宰蓋騰蘇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
皇之遺托茲別祠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
替惟
皇靈朝臣亦四世保功寔難在爾後昆赫之王封求
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勲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
聖上幸念侍御史建都
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禪得以勒碑先榮其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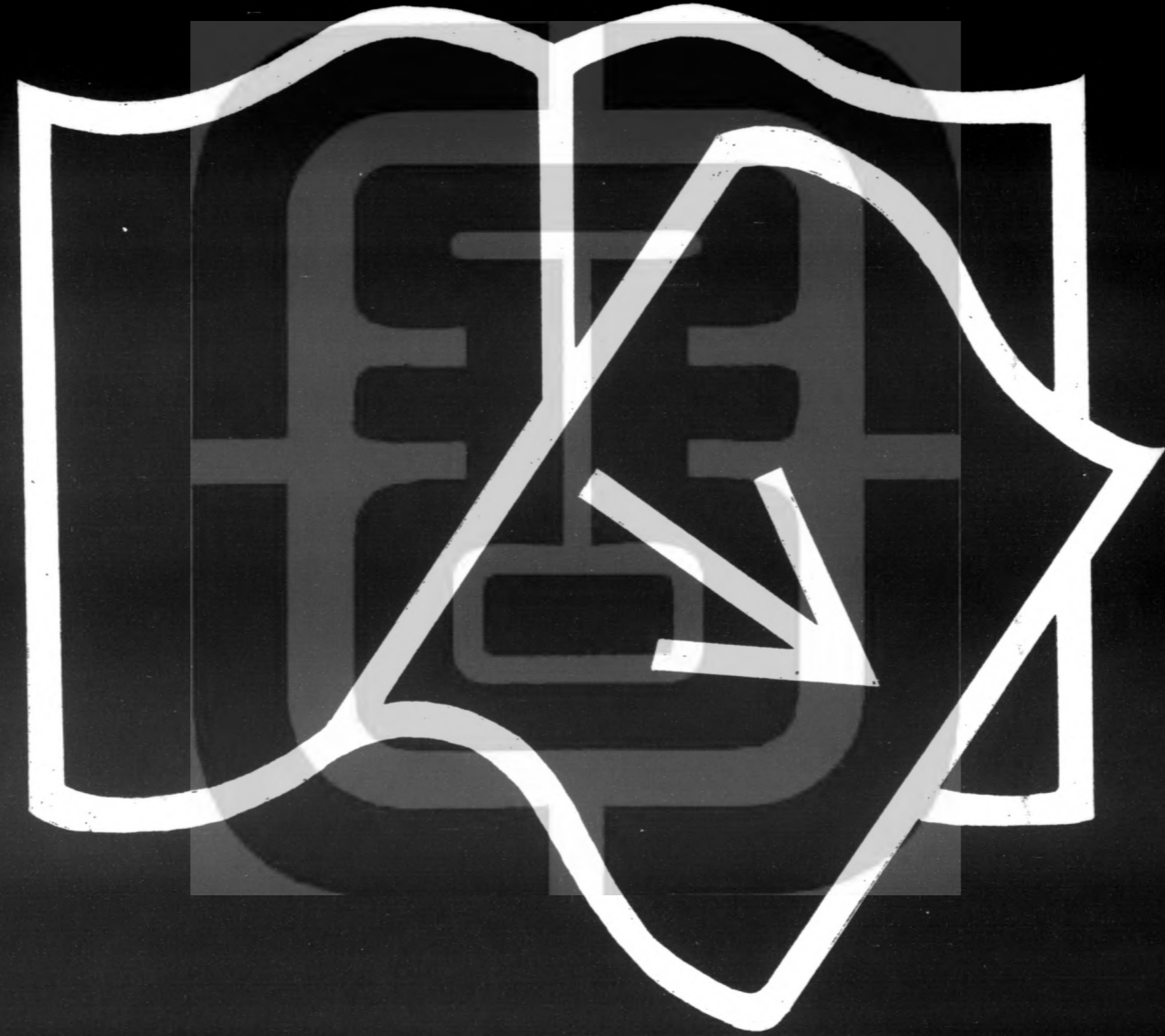
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學士臣某等其以
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
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健都班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
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
詔次第
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勲勞之臣實佐興
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為四傑其次四則鎖兒罕世刺子赤者
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

事

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安否蓋永
以為好也上嘗與智赤溫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
赤溫遁脫

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
上賜之
名而世宥之曰谷刺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



P10 以后缺

醜則相礼者賈之為之喝盜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
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為之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
則以命之而赤老温八都兒之子阿刺罕亦以恭謹事上
上嘗彼創甚阿刺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

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刺罕之子鎖兀都從太
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年忽黎為保母太子
薨只必帖木兒嗣填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合解鎮怯薛官
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替府事外著邊賊績年
七十六而致薨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真氏能修婦
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幾人健都
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
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
遷中順大夫授本路管軍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傳府尉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在朝高平十七

雍、虞集、伯生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
官祿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
邑立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為
裕宗皇帝初

世祖盡得天下之真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
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々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
重終始官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冊則未
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
裕皇於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薊州節度任官

當外補

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內府而析入於東宮者儲備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費用命公為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哈馬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千尸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

裕皇方從上北巡賊廼結黨數百人僞為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尸者毋得擅啓關使語傳令者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先請見二人則啓關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給循墻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哈馬出與左丞郝值俱為賊擊死變起倉卒中

外不知所為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賊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攻圍之力也詎密副使張易素欲有權略為上信倚故以宥密留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兵其遲易不能辨其僞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為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謀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為其誦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

裕皇應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以為賊黨法當籍其家公因言寔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為僞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為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霍孫董宿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瑛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

公芳白

裕皇次第用之何恭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范爲右司郎中
馬爲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編布朝著一時
號爲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爲取舍是以能若
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
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
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
也於是立賓客諭德替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
劉公因曹南交公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假宮中
閒暇時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
裕皇即出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
能無惑志公抗言曰有 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
系也奈何爲此言采廷臣以爲當二十年永相完澤薦公曰

昔妖僧之亂能雷詠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
丞是年

世祖崩 成宗即位追尊 裕宗冊母后爲皇后后即東宮

爲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
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脩

世祖 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

司焉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辦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

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 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

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擬朝省而公小心謹

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

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

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纒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

異非衆庶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

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
善用人之道也 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
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官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
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 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
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
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 上涖官也夙夜無
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
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 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
觴詠而樂之治具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
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
非直爲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 東朝嘗
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
勞伐越之績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

裕皇嘗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奇質
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

裕皇幼冲時

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

京師首善宜建 國學以風示天下

裕皇躋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
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
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學舍於四邑鄉曰吾先
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
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
惻孤無以爲依貧困無以爲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
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墮于其第二十四

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為天曆三年其子金界
奴世其官為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
性特任之為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
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
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
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謚
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
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
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
子三人曰誠蚤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
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

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雖嚴而有教

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携持入見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
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旨意事歷朝皆
有功今為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
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
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
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
次曰福童張氏先坐在四邑鄉坐墜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
之南原嗟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京
師貴富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
富尊榮豈第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鬢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饒
有聞於時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
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為銘詩曰

侍殿魯公盛德有容起事 裕皇夙夜匪躬

世祖聖神屬國 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

裕皇仁孝以承敦佐天宮衆賢彙興肅以朝雖以養

入以寧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春宮亦論多聞

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

成授几設醴公為導迎寶藏玉府禮在不曾公視其總有正

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群疑既亡宮

壺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 文母皇聖孫之將隆福有

宮萬民所望徽音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

進賢虛左待之造于兩宮有猷有為至元之治於斯為盛民

物阜康法令脩整若壽俊又樂乎熙辰公為詠歌以燕嘉賓

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祭死哀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

喬衮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

松柏松栢九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蒙其賢珮玉垂紳入

侍 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圖史 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

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迺命大史著文以刻盧

川云西山峨峨 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

庫醫藥卜視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

盛貴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其

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 國事已出入

左右擬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有道不容

有聞於當代若異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禿堅里不花

姓賈氏世為大興人王大父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謂

太祖皇帝於龍漠

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阨塞戶口兵實攻取
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各普刺命其氏族視蒙
古人從

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于雍吉刺之地甲午從
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

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

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贈嘉議大夫闡喜部
侯謚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
國公夫人李氏贈聞喜郡夫人謚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太父
丑妮子方幼時

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
斫賊艦破其軍已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
公謚顯毅加贈崇德劾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

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謚靖淑

加贈絳國夫人也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

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晝晦賊乘間為亂擊

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

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尚膳使卒贈崇祿大夫絳國公謚忠

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間習國禮

武宗皇帝逆后嫁嘗為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

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

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

提點

世祖愛婦人才於故家舊人无所加念常竒公所為以為他
日可當天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顯之役軍次元

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千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黃金一、白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爲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宜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以聞。上深納其說，益信公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食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懾，廷由美之間，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姓名。上聞，因以得官及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在位二十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勸饗燕享之節，賜賚

之數尊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級，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必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上問意甚勤，慙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苗裔，賜以時饘，粥充給誠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官，禿堅里不花其人也。上悅，賜寶珠衣一、駙馬闊里吉思以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盡於上。上曰：「臣之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

者三世矣。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於先臣乎。有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世夫人皆有號謚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入之謚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雲畜牧亡損且盡人之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爲之請官市驪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以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惑

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天二年上大資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即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備歷

和林北金山亢海八兒思闊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

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即其家以賜三年上御使殿訪群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法以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爲莫及上多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

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時更出私家馬二百以充用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徽以四方爲政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裁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百定以太

官市羊之錢克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七年

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以累上竟譖害公聞

者傷之帖赤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

力守諒功臣大傳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異國公諡忠

隱絳國夫人脫脫灰追封異國夫人王氏追封異國夫人林

氏封異國夫人子四人班卜忽里台皆爲監察御史野速固

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書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

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忽里台

等之所營也忽里台銜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

天子閔焉天曆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八都傳勅命太史

臣某著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自

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

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

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爲之

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四面而

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毅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

旰餐旣勤旣老嘉爾黃髮入侍帷幄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

身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願

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二異公夙已見

奇承厥父祖祗奉鼎彝歷事

成宗武考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爲燕

私自迹及遐振其寒飢歲大雨靈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爲

之請

武皇在邊能繞如林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續大統迺有大

資乃出金目泉幣裘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勛往咨太師盛饗

於軍大車彭二載酒饌裁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
言來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
辭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
奪之而然已深患失之私實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
忘則憚以構忠盡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被姦不係死生
忠亡姦在是用險敗人之傷公亦為國慨天高日清衣冠舒
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趨既責既審恩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
則固禱二公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治太
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後之士歌詠德業贊襄
訏謨於其間以資飾一代之盛二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
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富貴榮華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

季平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
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
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
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為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
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鑿以亡金
高科六儒召拜季平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
勸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
王公最父者也故公之論文則醇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
不紊用能以老成為國著美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
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續大統作新斯文建奎
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禎以問道而典章而故老漸以漸盡閣
季平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為承旨十餘年慨公
之不及斯時也間為上言之上以為威制詔臣某著文以

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德治儒業始爲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怒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天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

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二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異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異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

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 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誅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與讓矣公官

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立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廿我 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 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執老臣以受賜公須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及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直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二者云臣泰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

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塋城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余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為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珠履入而奉親榆董滄瀾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勳庸孰受孰為淳泰朝豔文壤孰為疆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攸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二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臣某製文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

世祖皇帝時巡上京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專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詠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宫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曰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宮脩佛事公曰近日有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即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

司訊之左相曰尔自爲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
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爲變即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
及大都尹鉢敦宮衛王額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
兵以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以兵公與張尚書問易
曰此將何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
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左相殆
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太子必天暮還而政府亦
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訝太子略無還者皆疑懼不
知所爲至二鼓果聞人馬矢箠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
令啓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
詐也因答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完澤賽羊二
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
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叩

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
中覘見已搃殺左相阿合馬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
賊也即命鉢敦與兩指揮嚴兵設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繫
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蒼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以賊
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善陞已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者
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
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 上與 皇太子于行在

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爲即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府司
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十餘年
成宗皇帝即位 隆福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見顯用張
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
矣

仁宗皇帝追論其功合封贈視張九思會

仁宗賓天命弗果下

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
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以永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
以高爲氏奎章閣執事監丞統石烈希元與公同出女真亦
以高爲氏狀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
之地東接高句麗西迄燕雲之北分族此石居 各爲部落
非郡縣無市井襟馭者故其爲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
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紇石烈曰孛述魯亦
或爲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
刻具在多貴爵位大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王義
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
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
詩禮上黨之人化之 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

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
州生守忠守正臣以孝聞又以善射從段真郡王取中原有
功爲千夫長從口温不花王取宋黃岡時射深入奮擊死焉
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際
運糧都提堯魯台次即公也公諱鵬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
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偉然魁傑人也事
世祖皇帝潛藩以慎密受知歲甲寅

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幣金幣之賜中統三年 上爲
裕宗擇官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醜兼領官府門衛之禁而
長其屬焉

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黃曰失刺公須黃
裕皇因賜公名失刺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榻取
豫樟之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祿用有金綺衣

之賜三年十月王傳撒里蛮太子贊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

世祖既定都于燕作都城官闕公與留守野速不花段禎董其役功成有白金廐馬官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

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鞞帶鞍馬等賜一二聖益知公可大用

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

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立七年十二月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呂

家原先塋之次娶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二年師顏佐樞府以例謂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謚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

葛氏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駙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

今上時恩封 楊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贈公祖彞曰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毋王

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葛夫人方盛年師顏

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 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高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

為女師宮中 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顏故官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師顏事母夫人

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 年有司以高夫人貞節上聞有 詔表其門閭 興聖太后召高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

今政治得失

仁宗充念之。今上皇帝以天曆改元之十月即自大同召
師顏奉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壺內師表賜德輝之號俾
侍中宮贊六宮之教焉師恩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
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
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斯公之女又娶
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
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靈次孫男
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
童次燕間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華吉臣葛家奴
次適史達兒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
世祖在上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托
太子以為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肯其詐以先
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二

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

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
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
滅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至美號崇禮於
當時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

世祖攬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
極于中以進耆壽乃睠聖子繼明麗天雖二在宮百度是宜
相時大僚並俊咸以既試既庸以遺宮邸時維高公始事潛
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頌二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莫此
京國界二居庸魏二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白雲簡在衷
宮城是使腹心扞城夙夜祗事
世祖時巡

裕皇在行載燠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攸在病臨中
原旁極南際獲被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速禍自躬迺啓
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時相狡壬耳目素備天
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間
夜扣宮門儀道咸若時匪有人執固其鑰賊敗旋踵繇不入
宮弗貽主憂實爲雋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
於變事著簡冊名垂鼎彝聖歷時報功匪遲桓二魯邦泰
山爲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珍拒圭衣裳不及其生肖儀廟堂
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爲母儀則壽豈康
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敷 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
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誄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